

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的构建及其路径选择

邢 鹏¹ 谭丽曼²

(1. 景德镇陶瓷大学 江西 景德镇 333403)

(2.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江西 景德镇 333001)

【摘要】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是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社会背景下，在国外利益集团蒙蔽下，在国内不同阶层利益需求间，在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的非公平性激烈对抗下，在学校自身体系规约中艰难剥离而来。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在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社会探索中，呈现出路径的复杂性和模式多元化的特征。其中“多元兴学”“校厂合一”“产区办学”等模式的构建和路径的探索对当下的行业教育具有一定的历史借鉴意义。

【关键词】陶瓷教育；学堂；学校；工业化

清末两次鸦片战争出人意料地失败切实刺激了国内开明士绅和部分清廷贵胄，于是一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学习洋务运动自上而下铺展开来。“甲午海战”的惨败迫使知识精英们认识到“今夫国之富强，非徒恃铁路之蔓延也，非徒恃进出口货之充裕也，要在民智之开而已，未闻民智不开，而国能富强者也。”^[1]他们给出的治国良药是“开民智”、是“教育救国”，经过数次辩论后，精英们逐渐统一了认识“今日之竞争，不在腕力而在脑力，不在沙场而在市场。”^[2]即应该走一条教育与实业相迭为用的富民强国之路，江西近代的新式陶瓷教育在上述社会思潮中艰难起步。

一、公办学堂式陶瓷教育的创建及其路径选择

早在洋务运动期间年，江西绅商便提出“以科学之理术，以实业之富庶，拓陶瓷之精进”的主张，并力主创建新式瓷业学堂于江西，首次将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引入我国传统经验式的陶瓷教育模式中。这一主张初现于1896年张之洞上书光绪帝的《江西绅商请办小轮、瓷器及蚕桑学堂折》的奏折中，值得思考的是所奏内容已被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应允，并着即交予江西巡抚德寿办理，地方政府以“既恐广帮诸商籍口同为西瓷，将向有厘金相率抗缴，又虑奸徒混朦隐射难以剖别，转辗筹思诸多窒碍。”为由，婉拒了上谕，致使该项改良事业不了了之。直到1908年江西瓷业公司正式运营时，该新式学堂才再一次被重新提及。本文分析原因有三：一是实业与教育并举、强国富民的思想在当时蔚然成风，所以在《江西瓷业公司办事章程》中就拟定了创办新式“陶业学堂”的规划；二是江西瓷业公司募集资金不足“先定资本为四十万元，但招足时只收十余万元。”“以十余万之实力，支持四十万之规模”^[3]其困难可想而知，原本按照西式标准建设新式瓷厂，后因资金问题只能因陋就简，同时充分发挥自主能力发展企业，于是自制部分陶瓷机械装备，自立学校培养新式制瓷人才等措施便提上日程；三是江西瓷业公司办厂初衷即为致力于新式瓷业革新，只是由于景德镇当地利益集团的阻挠才不得已折中将“分厂设于饶州鄱湖之滨，专仿东西新法”。在分厂使用现代化的手段制瓷就必须使用机器和新式窑炉，所以公司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仅聘请了两位洋技师为技术指导，然而洋技师费用不仅高昂而且在传授新式机器制瓷技术时也多有所碍，这就更加坚定公司自己创办新式陶瓷学堂的决心。限于江西瓷业公司属于社会集资创办的企业，所以该公司创办的学堂也只能为“公办学堂”——中国公办陶业学堂。缘由有二，一是根据《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官立学校是由清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筹集经费建立的，而且部分学堂可以免费就读，公立学校则是指集资开办的学校，集资开办的公立学校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类是由社会上享

有声誉或颇具影响力的头面人物出面组织筹资。如复旦公学、南洋公学等，第二类是由商会或企业牵头且有政府支持而创办的学校，如中国陶业学堂、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就属于此类。第三类由社会组织或团体创办的公立学校，如上海商业补习学校、中华职业学校等；私立则是由一人出资的名为私立。二则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八月出版的《北洋官报》“公牍录要”第2442期第4页上刊载的《江西瓷业公司呈报陶业学堂开办一年并请由北洋续拨常年经费文并批》一文中，称陶业学堂为“中国公立陶业学堂”。

二、官办学校式陶瓷教育创建及其路径选择

辛亥革命后，江西瓷业公司陶业学堂被视作“清廷遗留”而遭到封禁，一时间《申报》《江西民报》等媒体以《景德镇瓷业公司之大惶恐》《饶州瓷业公司被封》等为新闻进行大肆宣扬，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中国公立陶业学堂未免遇难。该学堂积极争取、逐级申诉，最后在时任实业总长张季直（张謇）的帮助下，在该学堂骨干教师张浩的积极争取下，江西省督李烈钧将江西瓷业公司及鄱阳分厂的资产充公后，特别指出“陶业于江西举足轻重，将学堂收归省办。”并根据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着即将学堂更名为“江西省立饶州陶业学校”，任命张浩为该校校长。收归省办意味着学校办学经费则由省财政支出，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省督来讲不可谓不是一件需要思虑的决定。然好景不长，随着“二次革命”的失败，李烈钧流亡日本。面对时局动荡以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和时人对于新式学校的顾虑，致使该校不仅教育经费朝不保夕，而且学生生源也出现极度的困乏，此时的学校困难重重，几欲中断，幸有学堂创始人康达、张浩等人报以振兴瓷业挽回利权之精神，多处极力争取办学经费，方使学校度过难关。如民国三年（1914年）7月20日，张謇致电康达：“特璋仁兄大鉴：瓷业公司借款及陶业学校经费两事，据犀侯兄所云‘以竭蹶情形函商咸民政长，请予维持’，顷据复称，‘业于本年三月，先后拨银八千元，交该校具领，其三年度经费，仍拟补助万元，惟地方税目既已取消，万元之数，须俟部中核复，’等情，案所称为难情形，自系实情，司财政者，于官有提倡保护各机关，时思裁减，民业民立似更无论，时势所迫，无如何也，兹将原函抄阅，并希知照犀侯为荷，此请，大安。”^[4]在张謇回复该封信笈后不久，于民国三年（1914年）7月27日专门致信时任江西省巡按使的威扬：“升淮巡按大鉴：昨辱大函，陶业校费，承鼎力维持，钦佩无似。现已照转各该公司学校矣。务本之治，首在教育。省制司改为科，在表面视之，似觉范围稍小。其实办学与他项行政不同。必能熟悉所在地方情形者，斟酌损益，

证合教育原理，乃可措置裕如。”^[5]翌年，即民国四年（1915年），张謇又为该学堂之事致函戚扬：“吾国政策，实业为重，江西实业，瓷为大宗。江西瓷业有限公司，开办有年，成绩已著。近接公司经理康特璋、张犀侯来函，据陈历史现状，人事屡变，颠越随之，负罪引咎，呼援至亟。所幸累年成绩，凭借孔固，现时办法，亦尚稳慎，惟是汲涖不宜绌短，善舞端资袖长，非得五六万元，不足以供营业。据称前承汪省长允许拨款一万五千两，固知财政艰难，不免心余力绌。……该公司饶州分厂内，设有陶业学校，经费向有各省拨给。光复后，他省皆未照拨，仅江西一省，维持至今，盛意至可敬佩。该校为改良瓷业之津梁，将来尚拟扩充，并希始终维持，免其作辍。此则实业、教育俱有关系，不能不有望于公者也。”^[6]从上述信笺中不难看出张謇先生践行“父教育母实业”及“实业所到即教育所到”的理念精神是如此的博大与执着。随后该校通过紧密围绕行业和地方发展需求，加强与地方政府联系，不断捕捉历史发展机遇，最终发展成为我国首所陶瓷高等学府。

三、民办学校式陶瓷教育模式的构建及其路径选择

“戊戌变法”推行时日虽短，但其废科举、改书院、鼓励绅民办学的改良措施却得到了统治阶级的认可，并在清末新政中予以发展推行。在改书院方面，景德镇在清末时期的会馆近30所之多，上述在时代背景下，景德镇的会馆为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纷纷配挂以书院名称，一则昭示响应号召开馆办学，二则为会馆配以书院的雅号，无形中为自身增添些许荣光，因为书院在清代一朝是严格受官方管制的，具有一定的专属性。即便如此，景德镇的诸多会馆中真正履行职责的并不多，仅一小部分会馆挂名为书院后，曾举办过一些为帮助来景务工同乡而开设的窑业大意讲习或补习性质的活动，进入民国后，国民政府曾下令“凡办学校的会馆和祠堂，其产业不收归国有”，此令一出便驱使诸多会馆、祠堂纷纷直接或参与办学，如都昌会馆、婺源会馆、徽州会馆、抚州会馆、饶州会馆等。其中饶州会馆创办的“江西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校”最具代表。据该校教师余翰青回忆：“1948年，江西省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校是一所经国民政府教育部立案（一说是省教育厅备案）创设的一所私立专科学校，校址在周路口的饶州会馆，吴仁敬担任该校副校长。”由于吴仁敬的个人经历和对于陶学的热爱，恰逢时局需要会馆开设学校以应民需。吴仁敬在族人们大力支持下，在江西省民政厅长李中襄的帮助下（李中襄为吴仁敬在南昌中学任教时期的同事），1948年春，一所以陶瓷美术为特色的私立专科学校——江西省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在景德镇诞生了。实行三五学制，1948年秋正式招生，先行招收两个班，一为专业班，即高级班，一为普通中学班，即初级班。1949年景德镇解放后，学校被接管，1950年3月主动向赣东北行政公署呈请停办。

笔者根据景德镇教育史料和有关档案，将该校停办的原因归属如下：当年学校立案注册表显示该校教职员有16人，四个教学班。注册人数为60人，实际人数有时仅有30余人。吴仁敬任副校长，程品珍任教导主任、万吴任训育主任。其停办的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该校每学期需开支食米300担，而实际收入尚不及半，致使负债累累，并无法发给教职员薪米；二是教职员因无薪米可领，遂多自离散；三是有些教职员政治身份不清白，教导主任程品珍、教员程品金等人曾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些职务，因此不为学生尊重；四是教职员素质不佳，学校

经费又无法维持，大有摇摇欲坠之势，每日到校学生平均不过二三十名；五是该校校史短，规模小，教职员学生人数不多，停办对社会影响殊少。因此赣东北行政公署就该校主动呈请江西省私立东方艺术专科学校停办一案表示同意。并妥善解决了该校善后事宜，一是遗留学生依其志愿程度，分别转入江西省立陶业专科学校艺术系或饰瓷科；二是教职员可自行转业，或经审查后介绍工作。^[7]

四、小结

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的构建就像是一位在黑夜里背负着诸多“包袱”摸索前行的“夜行人”。这期间除了全球工业化给予的外部技术势能优势压力，也有国外利益集团阻挠中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构建属于自己内生型的行业教育模式；同时囿于封建和军阀统治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导致国家发展顶层设计的纰漏，以致于政令难以有效探底，建立于小资本和纯手工技术基础上的陶瓷行业从业者，他们基于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的考量而不得不采取更加保守的方式来对待政府的每一次薅羊毛式的基于瓷业技术名义上的革新。但随着东西文化交流的频仍和大众认知水平的逐渐提升，以及时代社会必然向前发展的趋势，使得各个阶层的人们都逐渐清醒的认识到瓷业改革“亡羊补牢为时未晚”的道理，于是在知识精英的呼吁下，在有识之士的践行下，在政府层面的断续支持下，诸多阶层人士为了振兴中华瓷业的目标汇聚成了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合力，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近代江西新式陶瓷教育体系的构建经历了由被迫转型到自适应发展艰难探索，从近代江西新式教育体系的艰难缔造过程我们不难发现，没有一个坚定的人民利益为中心的国家立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后盾，所有的改良或革新都要大打折扣，甚至无终而返，即便如此，前人们立足中华沃土，致力民生福祉，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积极探索、构建我国近代新式陶瓷教育的模式和路径的精神仍是值得借鉴和反思。

参考文献：

- [1] 孙超，王史译，李维格勘定：《英文报议中国宜亟开民智论》，《时务报[N]》第43期，1897年，光绪23年10月初1日，P11
- [2] 中国之新民：《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新民丛报》[N]第5期，1902年，P44-57
- [3] 《江西瓷业公司合并御窑之先声》，《中华国货月报》[N]第1卷第2期，1915年，P122-123
- [4] 张謇信稿《饶州瓷业公司》1914.7.20.李明勋，尤世玮《张謇全集2》[M]函电上，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 [5][6] 李明勋等：《张謇全集》第2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P489-490.P571.
- [7] 《东方艺术专科学校呈请停办一案》江西省上饶市档案馆，档案号000177-0846

作者简介：

邢鹏（1982—），男，河南周口人。副研究员，硕士，主要从事陶瓷文化、陶瓷教育史方向研究。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近代传统特色产业教育体系自适应演化研究”项目编号：19YJC880105；江西省教育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博弈与耦合：近代江西陶瓷教育体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9YB176